

易中天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空

50万字的小说《曹操》写到最后一节，曹操该死了。

易中天写这一日：大雪纷飞，寒风凛冽，魏王曹操走在为关羽送葬的队伍中，眼前浮现出送别荀彧的那一天。他抚着灵车问：“这里面是文若吗？”

历数亡者，面对生人，他自感大限将至，反省自己的一生，接着交代遗嘱。众人屏声静气，看一个孤独的老人絮絮叨叨、拉拉杂杂，然后口吐鲜血，一头栽倒在雪地上。

“我觉得曹操把我都杀了。”易中天说，写完《曹操》，他几个月都没有缓过来。

2022年底，这部三卷

本的小说出版。转年春天，易中天看到了两张照片——两位地铁上的小男孩手捧《曹操》读得投入，其中一位，已看到了下卷。他觉得很有意思，组织了一场小读者见面会，没想到面对这部有点历史门槛的作品，少年们聊得头头是道。其中不少孩子都提了同一个问题：“《曹操》会不会拍成电影啊？”

今年，易中天带着动画电影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兑现了这个期许。采访间里，这位身兼编剧和监制的78岁“电影新人”侃侃而谈，一如20年前在《百家讲坛》“品三国”，正本清源、严肃讲史，又深接地气、连环输出。



孤傲者、孤勇者、孤独者

为什么从学术圈跨入文艺界？面对这个提问，易中天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本来就是个编剧。”

他“交待”自己的文艺家史：1965年去新疆插队，当过编剧写过诗；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，才改做学问、走上讲台；2017年执笔写出话剧《模范监狱》，圆了多年的舞台夙梦。

“所以对我来说，问题不是从一个学者转为一个编剧有多难，而是从一个话剧编剧切换到电影编剧有多难。”易中天说，“那真是非常之难。”

第一稿交出，团队说拍出来不下5小时，于是大刀阔斧、整段删戏，“砍得人心疼”。易中天回忆，两年间，剧本大改了51遍，小改无法计算，最终确定的故事主线，始于曹操起兵讨董卓，终于官渡之战，历时11年。

这不是大众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的叙述主线。易中天无意改编古典名著，他要重新讲述的历史发生在曹操35岁这一年。彼时没有魏蜀吴的三国鼎立，只有袁绍、曹操、刘协的三人纠葛。

易中天用三个“孤”字，来定义这三位主角。

袁绍，是孤傲者。他来自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，却因是婢女之子，成为家世显赫而出身低微的矛盾体。他穿华衣、享美食、讲排场、好面子，自带“官五代”的风雅骄矜，身旁英雄谋士环聚。可即便已成为名冠天下的北方霸主，仍难改骨子里的自傲与自卑，最终走向兵败曹操、功名尽失的自毁。

曹操，是孤勇者。相比风姿俊朗的发小袁绍，他五短身材，其貌不扬，世人因其是“宦官之后、阉竖余孽”而冷眼轻慢，他任侠放荡、不改本色，常常上演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戏码：面对董卓挟逼天子、火烧洛阳的暴行，袁绍等人按兵不动，图谋另立新君；他率“乌合之众”征讨贼臣，“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”。面对颠沛流离东归洛阳的天子，袁绍等各大诸侯占山为王、冷眼旁观；他独自送粮送物送温暖，迎奉劫后余生的小皇帝到了自己的老巢。

而这位少年天子、汉献帝刘协，是孤独者。他是没娘的孩子，生母被皇后毒杀，由奶奶养大，自小学会察言观色，内心敏感脆弱。自9岁登基，他就被当作宫中吉祥物，先后受制于权臣董卓，有心重兴汉室，却亲见王朝倾覆，难挽狂澜。

不同于唯一主角或双雄并立，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的故事框架，被易中天称为“三

体模式”——“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，像万花筒一样，生发出丰富多彩的关系变化”。电影中，曹操与袁绍，一对少时老友，从志同道合走到了兵戈相向；曹操与刘协，一对乱世君臣，也从把酒共饮走到了互生嫌隙——走到最后，孑然一身的“孤”，是宿命。

一器一物，皆有考究

电影中，刘协批痰孟那段戏，易中天写得举重若轻。

尚方监渠穆来报，后宫奏请，增加痰盂三十。

每天被迫批阅奏折的刘协立时兴奋，“这个我能做主吗？”

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小手一挥，拿腔作势道：“不批！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……”

“那要吐痰怎么办？”

“咽下去！”随即神色黯淡，提笔写下一个“可”：“何必为难他们。”

而下一个奏请，来自相国董卓：抗命滞留洛阳者，当就地正法。

“那会杀多少人？”

“数以万计。”渠穆说，“其实已经杀了，陛下是仁君，只是……”迟疑许久，最终咽下了后半句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个片段也折射出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里的乱世苍凉：刘协最想当的是一个身负社稷之重的仁君；袁绍最想学的是叱咤风云、纵议朝政的战国四公子；曹操最想做的是荡平叛乱、重整山河的周公旦——可命运却把他们抛入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。

而走上哪一条道路，只有相对的抉择，没有绝对的是非。这正是易中天喜欢汉代的原因。写完《曹操》后，他说：“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时代，没有一个猥琐的人，坏也坏得可爱。”

为用动画还原这个时代，一年里，易中天带队进行了6次采风，跨越河南、河北、陕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上海7省15市。牵头动画制作的“红鲤动画”曾深度参与《哪吒》系列电影，此次首度挑战历史题材，美术团队跑遍各大博物馆，让易中天感叹“一个个都成了半个考古学家”。

电影中，袁绍于河边宴请曹操，冀州鱼脍、幽州貂炙、青州太羹、并州羌煮接连上桌，炫耀摆谱间暗下战书。饭局上目之所及的器物，件件都有来历考证：吃饭的桌子，原型是茂陵博物馆所藏的鎏金蹄形案栏；冷藏酒水的冰鉴，参考了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铜鉴缶；倒酒的金色器皿，是淄博市博物馆的

竹节柄铜汲酒器；燃烧的青铜石炉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青铜四神兽纹染炉；就连远处伴奏的乐器都是出土于马王堆、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二十五弦瑟。

“梦回洛阳”那一场戏，也在恣肆想象下扎实堆砌了大量历史细节。云海穿梭里的廊桥水榭，来自汉画像砖的描摹；街道上表演的民间艺人，参考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击鼓说唱俑造型；花海中的大丛牡丹是汉代的“杨山牡丹”，而不是现代栽培的“凤丹”；小摊上售卖的梨、杏、黄瓜、韭菜等，都是考证过的汉代果蔬，清末传入的苹果就不在其中。

还原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场，是美术团队的初心，也是声音塑造的目标。正如配音导演陈浩所说：“这部电影要做的是不要配音，只要写实。”

首次为动画电影配音的演员檀健次，起初对演绎一代枭雄有些犹豫。“他问我，我能配曹操吗？”易中天说，“能！我告诉他，因为曹操出场时就是35岁，与你同年。那一秒钟，他就懂了。”

为袁绍配音的路金波此前也毫无相关经验。一次微信语音聊天，易中天发现对方“声音很好听”，且作为“果麦文化”的董事长，既是文化人又带领导范儿，于是“怂恿”这位老板进了棚，“本色出演就行”。

不能确定时代，那就确定自己

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里最后一位“业余声优”是易中天本人，零片酬配了那位仙风道骨的师父，“因为戏份少”。

尽管配的台词不多，但电影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台词都经他演过一遍。在这方面，易中天以老舍先生为楷模，自己的剧本，要每句都能演，演出文字里藏着的表情和心绪。

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“十问曹操”的短片中，易中天过了一把“戏瘾”，与曹操同框聊天，吐槽他的身高，谈他的“招人标准”，也直问他的骄傲与遗憾，如一对时隔千年的老友，嬉笑怒骂也走心泪目。

“原来曹操也有年轻的时候啊？”网友的这条评论，易中天觉得很有趣。

“谁都有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有难受的时候，谁都有孤独的时候，谁都有坎过不去的时候。电影想要共情的，是这些共通的人性，而不是评判那些历史人物的忠奸善恶。曹操、刘协、袁绍在成为历史之前，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人的七情六欲，人的

阳光阴暗、人的复杂多面。”

这也是20年前易中天在《百家讲坛》“品三国”时的讲史态度。那些对荀彧、曹操、孙权、陆逊等带着个人思考与情感的“金句”解读开启了一代人对历史的探究与想象。今天的曹操墓前，堆放着年轻人献上的贡品——布洛芬、眼罩、梅子、大乔卡片，以至洛阳一首阳山的火车票。千里迢迢的“历史奔现”背后，是一场文化与精神的寻根。

那么作为“资深曹粉”，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是不是易中天献给“自推”的一封“迟来的情书”呢？

“大家怎么想都可以。”他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：“‘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。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也是我的态度。”

文学里总是藏着几分真情。“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。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”曹操的《短歌行》里，易中天最喜欢这几句。一个被世俗定义的枭雄，倾泻袒露的却是内心悲苦，“写得这样诗的人，不会是一个‘白脸’”。

就像短片里曹操的那番自白：“我倒不在乎雄心万丈变成折戟沉沙，戎马一生化为渔樵闲话。江湖从来只知道奔向大海，不会理睬岸边的七嘴八舌。不能确定时代，那就确定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空，也就都有自己的北极星。有些事总要去人去做，一个人也总能做点什么，哪怕为自己。”

据人民文娱

